

容闳与幼童留美

孙石月

中国近代教育学家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曾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中国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此话是有道理的。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他竭力主张并促成的幼童留美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一、容闳及其对“幼童留美”的倡议

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人。182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七岁入澳门英国伦敦妇女会古特拉夫人设立的西塾读书，不久学校停办，只得居家自学。十三岁容闳又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次年随学校迁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主持人是美国传教士布朗，容闳在该校受到了系统的教会教育。1846年12月，布朗因健康原因准备离开中国，并表示愿携带几个该校的学校赴美读书。于是容闳、黄胜和黄宽在1847年随布朗夫妇到了美国，入孟松学校读书，这一年他19岁。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提前回国，黄宽于1849年赴英国攻读医学专科，七年后以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悬壶。容闳于1850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同年11月回国。此时的容闳已是一位26岁的热血青年。他立志兴办中国的留学教育，为此他曾在多处兼职，设法结交清廷权贵要员，以实现他的理想，但都失败了。1860年11月容闳放眼于太平天国这片绿洲，到南京谒见了主持天国工作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希望借天国力量实现他的教育改革计划。但太平天国正忙于打仗，无法实施，容闳又失望地离开了天京。1862年经友人张世贵、李善兰推荐，容闳在安庆面见了曾国藩，并入其幕府。他希望借助洋务派首领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辞劳苦奔赴美国为曾国藩筹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从此得到赏识，曾国藩保以五品候補同知，1865年被指派江苏巡抚署任译员。此时容闳结识了当时任上海道的丁日昌。1868年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后，容闳向他谈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丁日昌大为赞许，让他速具详细说帖，愿代为呈递军机大臣文祥。容闳在说帖中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出30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五为度”。但条陈上达后，因文祥丁忧居丧三年，被搁置起来。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为调停大臣赴津，容闳充任译员，趁此机会容闳请丁日昌代向曾国藩进言，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同年冬曾国藩出于培养洋务人才的考虑，与李鸿章等联衔会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十二款。不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请，下令在上海设出洋局，任命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负责赴美留学的工作，准在沿海各省挑选幼童。容闳辛苦奔波了十六年的留学计划终于提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容闳既不是清廷要员，又不是洋务派人

物，他为何对留学教育有如此强烈的要求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与他本人的经历和所处时代是分不开的。

第一，容闳有强烈的事业心。容闳是位饱受西学教育的人，自小学到大学直接接受了西方教育，从而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较长时间生活在美国，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文明与进步都有着较深的体会。面对中国的落后，他立志西学东渐，让更多的人象他那样留学美国，以便能“以西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强烈的事业心使他矢志不移。

第二，教育救国思想。容闳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他回国的当年，即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与辛酸，和约与耻辱，对中国人来说无不为之悲愤，中国各阶层人民奋起救国。形形色色悲壮的救亡图存的大合唱中，容闳形成了他别具特色的教育救国思想，主张“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坚信国有人才方可振兴。认为施行新的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挽救民族危难的根本出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赋予了他兴办留学教育的狂热精神。

第三，强烈的爱国思想。容闳虽久居国外，但爱国之心十分强烈。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忧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在困境中，在职业选择上都牢牢把自己与祖国联在一起。当他断绝经济来源难以进入大学时，孟松学校本来有资送大学的定制，但条件是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他说“予虽贫，自由固有。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他对传道能造福于中国表示怀疑。他认为“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他克服困难半工半读，顽强地读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他“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自己作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日图维，以冀平生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他说：“此种

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年中尚未毕业时，予已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未出校门，已确立了为国家服务的志向和计划。爱国之心，跃然于纸上。容闳的爱国思想是他兴办留学教育的巨大动力。

二、幼童留美及其夭折

容闳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知疲倦地投入了幼童留美的具体工作中。他派人四出动员幼童，但因社会风气未开，应者寥寥。不得已容闳到香港英办学校凑足30名，带往上海出洋局集中培训。这次招收的幼童十之八九为南方人，粤人最多，而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县人。容闳于1872年夏末先期赴美安排，8月11日，30名幼童由孙兰彬率领由上海搭船赴美。同行的还有中文教习叶绪东和容云甫，翻译曾兰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容闳以其艰苦卓绝的精神开拓了我国近代的留学教育。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赴美，同行的还有七名自费留学生。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前往美国，同行的还有三位自费留学生。自此120名幼童已按计划全部派遣。

幼童在美国被安排住在麻州春田城当地人家，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为一组住一家。接受家长式的教养和监护，待其过了语言关后，入当地学校学习。他们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但进步很快。至1881年，他们不仅完成了初、中级教育，其中有60人还进入大学及技工学校，大多数开始了专门训练，五年后将作为各种专门人才。

容闳雄心勃勃，于1874年在哈德福特城克林街建造了一座耗资43000美元的坚固壮观的三层大楼，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的永久办公地。但是，正当留美学生学识随着年龄俱长的时候，厄运却悄悄地向他们袭来。1881年暑假，突然传来清政府解散留学事务所，招回留学生的诏令。他们中大多数再过一两年

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实为可惜。容闳更为悲愤，他为之呕心沥血的留学事业将毁于一旦。他代表幼童向清政府力争，又在美国四处奔走，组织动员各种力量力挽败局。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了一份致总理衙门的声明书，联络一些大教育家及大学校长签名反对撤回幼童。容闳还动员大文学家马克·吐温面见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商讨，格兰德致电李鸿章，信中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努力均告徒劳，清政府对这一切置之不理。1881年7月，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当年赴美的120名幼童，除因病因事中途撤回和这次不愿回国者共26名外，其余94人都先后回国，原尚可观的留美教育就此夭折了。

清政府何以中途变卦使幼童留美半途而废呢？第一，是美国的排华政策，美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经济危机，生产萧条，大资本家为了转移视线，归之为华工增加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掀起了一股排华恶浪。留美学生也受到了他们的歧视。

第二、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幼童留美“古来未有”，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首先是陈兰彬，他虽有洋务思想，但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与容闳共事“时有齟齬”，并且常与学生发生冲突。他与容闳分歧的实质，是把留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容闳主张培养具有西方文明的新型人才，以便改造封建落后的国家，力主偏重西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陈兰彬则坚持中体西用的方针，企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超越封建专制主义轨道，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同化而渐改其故态”。陈再三请求辞去留学生监督职务。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正副公使，先后改派区澍良、容云甫（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区、吴任职期间与陈申通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逸，诬蔑学生适异忘本，离经叛道，背叛清廷。区澍良回国后大肆散布留学利少弊多难得资力，“他日纵能学成回

国，非特无益于国家，而且有害于社会”，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第三、李鸿章的动摇。幼童留美是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成为事实的。曾国藩于1872年撒手人寰，十年来留美一事由李鸿章独力支撑。但在内外压力下，李鸿章发生了动摇，他不敢怠慢清廷的命令，一面写信责备容闳失职，一面通知陈兰彬“设法整顿，以一事权”，相信陈、吴反映的情况，又感到中途撤回损失太大，犹豫不决，建议“半撤半留”。随着陈、吴的不断攻击和美国形势的恶化，加之幼童不能进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直接影响了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他终于放弃了留美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留欧上。李鸿章的动摇意味着顽固派的胜利，留美幼童撤回中国是清廷新旧势力斗争的结局，为世人留下了诸多遗憾。

三、幼童留美产生的社会影响

幼童留美虽然半途而废，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成为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

1、幼童留美证实了留学教育是培养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留美学生接受了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学习了西方科学技术，94名留学生归国后都安排了工作，其中21名送电报局学传电报，23名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50名经李鸿章与天津海关道联系，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由于部分地方官对他们持怀疑态度，报到后首先进行了英文、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国际法等类专业课程的考试。结果出人意料，他们的答卷连考官都看不懂，只好每人都得最高分。经过几十的努力奋斗，这批留美学生大都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人物，工矿企业的技术骨干。如詹天佑成了世界著名的铁道专家，邝荣光、陈荣贵等成为我国近代首批矿业工程师，唐绍仪出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还有许多担任了局长、部长和外交使节。事实雄辩地证明，留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幼童留

美虽然夭折，但中国的近代留学教育却由此发端，顽强地发展起来并且形成热潮，顽固的清朝统治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也宣布实行新政，鼓励留学，不仅派往美国，也派往欧洲、派往日本，不仅学习科学技术，也学习军事、政法，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

2、幼童留美开通了学西学的社会风气。中国人赴欧美留学是很晚的事情，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与世隔绝，社会风气未开。人们把外国视为夷狄之邦，把出洋视同被“放逐”，对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了解更少，据确切史料记载，美国人到中国最早是1784年。当时中国人分不出他们和英国人的区别，称美国人为“新人”。1820年谢清高口述《海外番夷录》，称美国是“芋里干国”，以海船贸易为生，山多而怪兽满地。偶有传闻也是极野蛮的印象，诸如“有野人会生剥人皮，再披上狗皮，使人变成四不象的动物”。直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时，连道光皇帝都怀疑世界上还有个美国，更谈不上派遣留学生。随着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丹的《海国四说》等书的出版流行，中国人才逐渐认识美国。时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急需人才，容闳奔走呼号，人们仍然疑虑重重，致使招收留美幼童要父母具结，生死各安天命，政府概不负责，诺大中国，区区30名幼童最后以贫家子弟凑足。人们思想的禁锢，社会风气的闭塞何等严重。120名幼童留美打开了被禁锢的社会风气。“幼童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再横越三千里的美国大陆，他们远赴异国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赴美幼童是一批先驱者，他们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为中国后来的留学事业铺了路，使中国良好家庭也愿送他们的子弟赴欧美留学。幼童留美使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这批留美学生回国后，传播了新思想，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内容，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社会风气。仅译著一项可

窥一斑。20世纪初期，译著在中国大量出现，仅1902年至1904年间，译出大约有530多种，且这些译著开始由自然科学为主转变为以社会科学为主。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传播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种学西学的社会风气，实为幼童留美所开通。

3、促进了中美人民的友谊和交往。留美幼童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他们架起了一座中美人民友谊和交往的桥梁。他们自少与美国百姓同吃同住，共同生活，这些人家“照料（他们）若其子弟”，“亲爱之情，几同母子”，上学后幼童与老师之间也“情洽骨肉”。幼童学习十分紧张，进步很快，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读书之余，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参观游览，以锻炼身体增长见识。美国友人在联名致总理衙门的信中也讲“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感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让，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肆业，或赶乡村游历，他们所到之处，倍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天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很显然，留美学生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为中国赢得了荣誉，增进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留美学生回国工作后，他们与美国房主人、老师、同学和友人书信往来联系密切，并邀请他们来华观光游览，讲学访问。留美幼童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